

周禮正義

冊八

周禮正義卷三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春官宗伯第三

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

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

疏唐春官宗伯第三者阮元云第三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象春所立之官也者宗伯於六官爲第三於四時當春故象之而稱春官云宗尊也者大宗伯注同說文以部云宗尊祖廟也白虎通義

宗廟篇云宗者尊也書周官僞孔傳訓宗伯爲宗廟官長與鄭義異亦通云伯長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春者出生萬物者獨斷云春爲

少陽其氣始出生養云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者郊特牲說祭社云所以報本反始也又祭

義云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鄭注云反始謂報天之屬也是郊社以下諸祭祀悉爲報本

反始之事故法春生萬物之義以名官也云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者謂地夏秋冬四官並以司爲名是取典主之

義春官掌鬼神示之事以人所尊敬不可

以人主之故獨變其名不言司而言宗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

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

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鬻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疏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者大宰六典之大常是也云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是也注云禮謂曲禮五

者賈疏云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蓋有以也統之於心名爲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爲曲禮今此鄭云禮謂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案賈說非鄭指鄭釋邦禮爲曲禮者正謂今禮經宗伯特掌之耳非謂宗伯掌此周禮鄭儀禮目錄每篇並云於五禮屬某禮即所謂曲禮五也若周禮則古經六篇不當云五矣然鄭以周禮對儀禮爲經曲其說亦不塙詳天官目錄疏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據大宗伯職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總三十有六也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者據經云掌邦禮引書堯典者阮元云釋文出女秩二字則此注本云女秩宗也詒讓案鄭所引書僞孔本入舜典又女作秩宗女作汝並非其舊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秩宗主秩尊卑賈疏云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今案曲禮孔疏云鄭注大宗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今注無此文疑孔誤以禮論之文爲鄭注也云宗官又主鬼神者即本職掌吉禮

是也引國語者楚語文賈疏云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云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者賈疏云孔服注以爲聖人大德之後生謂案盛儀謂純毛色牲爲牛羊豕玉帛孔服皆以爲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黃琮琬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案韋注並與賈引孔服義同云采服之宜者宜韋本作儀賈疏引服氏云祭祀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袞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次主之度者賈疏引服云量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賈疏云服氏云屏攝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即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東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案韋注引周氏說屏攝與賈引服說同又云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韋義與左傳先鄭注義略同較服爲長云壇場之所者賈疏引孔云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案韋注云除地曰場義較孔爲長云上下之神祇者韋本無祇字賈疏引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者賈疏引孔氏云旣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但氏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爲大宗大宗者於周爲宗伯案韋本作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云所自出也與賈引孔說異漢書郊祀志亦約此文顏注釋氏姓所出云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爲主者也此說得之孔以爲大宗所出之氏姓非其義也宗卽禮官之通稱魯語又云夏父弗忌爲宗宗卽宗伯也書顧命云大宗麻冕彤裳又云上宗奉同瑁孔疏引鄭書注以爲上宗猶

大宗卽大宗伯是也曾子問祭統亦並有大宗周書嘗麥篇又謂之
 大宗義並同云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者
 釋文躋作躋云本又作躋案說文足部云躋登也無躋字文二年經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三家經並作躋左傳云逆祀也於是
 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杜注云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
 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先鄭此引宗伯
 作宗人孔繼汾謂涉下文而譌今攷後鄭禮器注引亦同疑所見本
 與杜異也此經有都宗人家宗人則宗人爲卑者之稱然經典多通
 稱宗伯爲宗人禰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謂卽
 大小宗伯書顧命云授宗人同孔疏亦以爲小宗伯是宗伯宗人可
 互稱故先鄭引以爲證國語魯語載夏父弗忌自云我爲宗伯是實
 爲宗伯之官諸侯三卿五大夫無大小宗伯蓋雖立此官爵則卑也
 云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者亦左哀二十四年傳文彼云公子荆
 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杜注云宗人禮官也亦引
 證宗人典禮之事又引禮特牲者賈疏云此特牲饋食禮是宿賓之
 明夕視濯主人與衆兄弟及賓入卽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
 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
 亦證宗人主禮也詒讓案士冠禮亦云宗人告事畢鄭注云宗人有
 司主禮者先鄭不引彼文者欲見宗人主祭祀之事故別引特牲爲
 證云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據上引書禮
 及春秋內外傳諸文知自唐虞至周並以宗官典禮及祭祀也曲禮
 天子六六其二曰大宗鄭注以爲殷制云漢之大常是也者賈疏述
 注作則漢時大常是也疑誤國語楚語韋注云秩宗之官於周爲宗
 伯漢爲太常說與先鄭同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
 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常顏注引應劭云常典也掌典三禮也是漢
 大常亦典禮及祭祀故以況周之宗伯漢書王莽傳莽改大常曰秩

宗義亦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

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

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案盛**疏**伯卿

一人者禮官之正也書顧命成王召六卿爲孔傳謂形伯爲宗伯詩洪輿孔疏引鄭書注又謂芮伯爲宗伯即此大宗伯卿也云小宗伯

中大夫二人者禮官之貳也周書嘗麥篇又謂之少宗又王會篇有彌宗蓋亦卽此官也云肆師下大夫四人者禮官之攷也注云肆

猶陳也者掌戮注同說文長部云肆極陳也肆卽肆之隸變云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案盛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掌建邦

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之等故知佐宗伯列陳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案盛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機

人又云祭之日表齎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是其陳牲器案盛之事者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疏**鬱人者鬱正

林部云鬱木叢生者與鬱義別經典皆段鬱爲鬱賈疏云鬱人爲首者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其職云掌裸器故宜先陳也云府二人史

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鬱鬱金香草者郊特牲孔疏引馬氏說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爲鬯

也說文鬯部云鬱芳艸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水經溫水注引應劭地理風俗記云

周禮鬱人和鬱單鬱芳艸也百艸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許謂芳草應謂鬱金

香並與此注義同其百草之華鬱人所貢別爲一說玉燭寶典云萬震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唯罽賓國人種之色正黃而細後漢朱穆南陽宛人鬱金賦乃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美斯花之英妙韋曜雲陽賦云草則鬱金勺藥然則南方自有此草非必罽賓案據杜說則古中原自有鬱州故以和酒而今無之猶古以薑桂爲常食今北方絕無桂也今藥中別有鬱金根無香出蜀中與香草鬱金華異古鬱鬱用葉不用根華互詳本職疏云宜以和鬱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鬱臭鬱合鬱臭陰達於淵泉所謂鬱和鬱也賈疏云鬱人所掌者是秬米爲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鬱人以鬱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香煮之以和鬱酒則謂之鬱鬱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稗二米

疏鬯人者掌共秬鬯與鬱人職掌相成故次其後注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者本職注云秬鬯不和鬱者也詩大雅江

漢篇秬鬯一亩鄭箋云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暢也易震卦辭不喪匕鬯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鬯秬酒芬芳條暢鬯因名焉白虎

通義攷黜篇說秬鬯云芬香條暢鬯以通神靈案條暢卽條鬯鬯暢字通說文鬯部云鬯以鬯釀鬱州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攸服亦當作條

暢說苑脩文篇云鬯者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所謂條暢於上下也云秬如黑黍一稗二米者說文鬯部云鬯

黑黍也一稗二米以釀重文秬鬯或从禾又禾部云稗稂也稂糠也一稗二米案鬯經典皆作秬賈疏云案爾雅云秬黑黍一稗二

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爲名下文云一稗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

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稊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爲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卽是維秬者云秬一稊二米卽是維秠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秬者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稊二米案爾雅秬一稊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答云秬卽其皮秬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者秬既是皮復云秬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秬是皮故重言秬秬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詩大雅生民孔疏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秬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稊二米鬯人注云一稊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卽皮其秬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秠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秬爲秬也程瑤田云賈所疏及引鄭志問答之意未見分曉檢生民疏乃知孔所見鬯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稊二米以秬字易爾雅之秬字也據此則是秬原包一稊二米者而秬卽秬之皮耳但一稊二米不能不異其名故義取諸皮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爲秬也然鄭釋鬯用一稊二米者若但云釀秬爲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秬字而又解之云如黑黍一稊二米者言如一米之秬而一稊二米也是爾雅釋詩之意欲見秬爲秠故以秬解秠既上承秬字可不復更見秬字鄭意欲見秬亦秬既直見秬字而秬秠皆皮則不妨易秬爲秠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其義矣案孔程述注義是也鄭注本作一稊二米故張逸以發問詩江漢孔疏引孫毓毛詩異同評亦云鬯是酒名以黑黍一稊二米

者作之正本鄭此注為說今本此注並作一釋陸音孚賈述注及引鄭志亦作稭並誤黑黍即黑稭齊民要術引廣志云稭有赤白黑青黃凡五種是也稭為其別種故爾雅釋艸郭注云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爾雅釋文引或云今蜀黍米白穀黑蓋以黍為高粱非也古九穀之黍即今之稭詳大宰疏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雞人者賈疏云案雞人職云共雞牲大祭祀夜呼旦雞又屬木在春

故列職於此也詒讓案此亦以五行義類屬春官也庖人注云雞屬宗伯木也月令注云雞木畜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

雞禍注云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賈子胎教篇云雞東方之牲也風俗通義祀典篇引青史子書說同並賈說所本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彝亦尊也鬱鬯

為尊之法正疏司尊彝者此官與司几筵天府典瑞四職並掌五禮器物

人薦醴章注云犧人司尊也即指此官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彝亦尊也鬱鬯

曰彝者說文系部云彝宗廟常器也从系系綦也升持米器中實也互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蜼彝罍彝以待裸

將之禮又曾部云尊酒器也周禮六尊犧尊象尊尊尊尊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重文尊尊或从寸案六彝盛鬱鬯六尊盛五

齊豐尊盛三酒尊與彝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禮器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明堂位亦以雞彝罍黃目為灌尊又曰鬱尊爾雅釋器云彝

卣豐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是也云彝法也者爾雅釋詁云彝法常也是彝法同義云言為尊之法正者正各本並作也賈疏

云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法故名此鬱鬯
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為尊之法也案據疏似賈所見本亦作法也嘉
靖本作法
正疑誤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
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疏司几筵者說文几部云几踞几也釋名釋牀帳云几股也所以股
物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

天官敘官疏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鋪陳釋文作
鋪之疑涉下藉之而誤燕禮賈疏引此注亦作鋪陳說文竹部云筵

竹席也又中部云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純飾釋名釋牀帳
云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祭統云鋪筵設

同几是鋪陳曰筵藉之謂人所坐履則曰席賈疏云設席之法先設
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假令一

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為鋪陳
曰筵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者凡對文則筵長席短筵

鋪陳於下席在上為人所坐藉散文則筵亦為席故本職云掌五席
實兼筵言之士冠禮蒲筵注云筵席也蓋席亦有鋪陳之義鄉飲酒

禮注云席敷
陳也是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
藏言天

者尊此所藏**疏**注云府物所藏者說文广部云府文書藏也賈疏云
若天物然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

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注藪澤禽之府也天
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

周禮正義三十一
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案賈引鄭義論語先進篇注文互詳天官敘官疏云言天者尊此所
藏若天物然者謂天府所藏在大祖廟故特尊其名大戴禮記禮三
本篇云王者天太祖儀禮經傳通解續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受命
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令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義與
此注同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疏**典瑞

者此官掌玉瑞玉器之藏與天府職掌相備故次其後注云瑞節信也者本職注云瑞符信也說文玉部云瑞以玉為信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左文十二年傳秦西乞術答魯辭玉云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杜注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璽郎者舉漢官為況續漢書百官志云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疏**典命

官掌禮命之事故亦屬宗伯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者賈疏云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疏**司服者冠服與禮

屬宗伯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者此

與守祧皆掌北廟之官故亦屬宗伯先典祀者以其掌外祭祀有二郊五帝之兆尊於宗廟故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

奴有才知者天子七廟

疏守祧者此掌內祭祀宗廟之官故次典祀三昭三穆奚女奴也

通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祧卽廟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

稱爲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案金說是也祭法孔疏引襄九年左傳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然則祧之名通於四親

廟矣云奄八人者賈疏云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賈本張融評聖證論說詳後云女

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者沈彤云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則十六人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

注云遠廟曰祧者別於四親廟爲近廟也說文示部新附云祧遷廟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

異義云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鄭祭法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許宗彥云遠廟者遠於廟自正廟而

遷之於祧謂之遷故祧曰遷廟去祧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壇壇鬼皆毀廟云周爲文王武王廟者鄭以二祧爲卽文武世室也明堂

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

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王制孔疏引石渠論白虎通並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引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案此

皆鄭義所本公羊成六年何注說同賈疏謂鄭以二祧爲祭法之祖
 宗今攷祖宗之祭固是祭文武然鄭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
 曰祖宗則鄭雖以二祧爲文武廟實不以祖宗爲二祧之祭明矣但
 鄭以周二祧專爲文武廟其說亦非也文武世室不遷不毀與二祧
 迭毀不同周二廟二祧爲遷廟當從王肅說謂王之高祖之父及祖
 以次遞遷非不遷不毀之廟也通典吉禮載王肅非鄭云祭法云遠
 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
 爲壇又引馬昭非王云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者凡別
 遠近以親爲限親內爲近親外爲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
 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又引孔晁申王云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
 爲名文武以尊重爲祖宗廟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爲太祖不
 爲遠也許宗彥云韋玄成鄭康成等皆以文武爲不遷之廟旣以文
 武爲不遷廟而周制止五廟不得以二祧當之祧者遷廟乃以爲
 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
 二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創典且爲周十廟之制所由來經傳不容
 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
 尊禮異於常制今二祧享嘗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無寢其制亦
 殺況鄭謂二祧者遷主所藏之廟文武以親盡而爲祧凡先王亦親
 盡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爲尊禮哉又鄭
 解祧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藏祧
 廟則何超上之有祭法去祧爲壇南史臧燾曰尋去祧之言則祧非
 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
 之祖也所駁甚確金鶚云成王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爲二
 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共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以解周
 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周于是有九
 廟然則文武爲二祧不過在穆王共王之時未幾而爲世室矣何得

謂文武常爲二祧乎案許金二說申王義是也明堂位以魯公之廟
放文世室武公之廟放武世室明以魯伯禽及武公特立廟放周文
武廟則文武於二祧之外別立廟明矣且姜嫄爲先妣尚特立闕宮
之廟文武受命勅業其特立廟不亦宜乎要之十廟之制定於周初
文武去祧則在懿孝以後無論別立廟與否皆不可以淆十廟之初
制則固較然無疑耳云遷主藏焉者本職注亦云遷主所藏曰祧鄭
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
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賈疏云以其顯
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
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
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大祖廟不
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案鄭賈說亦非也凡遷主當從韋
玄成許慎說並藏大祖廟不藏二祧無天子諸侯之異聘禮之祧卽
廟之通稱非謂諸侯遷主藏大祖廟遂名大祖廟爲祧也金鶚云祧
遷廟也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爲祧乎其說是矣詳
本職疏云奄如今之宦者者天官序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
宦人義與此同云女祧女奴有才智者者賈疏云亦若天官女酒女
漿女祝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爲之無才智者卽入奚類也云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
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
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
已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
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曰鬼王制疏云鄭
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
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
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

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
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
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
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
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
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
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
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
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
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
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
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
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
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
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
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
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
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
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
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
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
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
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
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
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

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詒讓案禮緯及孝經緯謂唐虞殷本制皆始祖廟一與四親廟爲五周以文武不毀爲二祧故七廟鄭從其說王肅則謂周本七廟內含二祧文武別立廟在七廟之外二說不同王是也漢書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案劉歆謂天子七廟是正法宗不在數中卽王肅所本通典吉禮載唐岑文本議謂孔安國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金鶚亦申王肅鄭云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億十五年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此自上而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

侯乎且卽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祧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
 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
 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
 昭一穆爲二祧祧不得爲廟則止四廟而已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
 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爲周公所作成王時則自武王至
 大王爲四親廟諸蓋亞圉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也亞
 圉諸蓋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
 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
 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禴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
 廟不止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先公
 亦謂時祭植祀若禘祫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
 作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祫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
 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植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
 冕不以卑臨尊也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服衮
 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
 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后稷則諸書所言先
 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大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
 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其尸必服衮冕祭者豈得以鷩冕
 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
 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大祖尊於
 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
 許宗彥云周禮五廟二祧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
 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
 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
 而仁入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